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朱文公易説卷八 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五 經部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八

宋 朱鑑 撰

彖上傳

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

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

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詞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

官顧令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易象說

先生曰熹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呂煇錄

先生云人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呂煇錄

易中取象似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底有生得麄拙突兀底趙子欽云本義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了一條竹片便障却一路明盡撤去了使它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葢是着不得詳說如此看來到取象處如何拘得㬅淵錄

易只是設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它說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爻各是一象有實取物之象如乾坤

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物之象決不可易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是如此而今且據因象看義恁地說則成鑿了

先生云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只作一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陽便

及陰說陰便及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恐太走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卦其說也是好笑據熹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它卜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易須是添一重卜筮意思自然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如云若卜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得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

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怕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邵浩録

伊川說象只是譬喻様說看得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叟淵録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同上

它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他那象上推求道

理不可謂求象不得便喚做無爲潛龍便須有那潛

龍之象同上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甘節錄

蔡文說江德功說易象如譬喻詩之比興同熹謂不然

往復數書辨此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下謂潛

陰疑於陽必戰謂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易象說

得如此分明又易二體初四二五等爻相應二五中

正不中正此是易中分明說了惟互體之說易中不

言令諸儒必附會為之說方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此豈非互體之驗曰頤中有一物在内非謂互體且別無例蔡又謂人舉二四同功三五同功先生曰如此舉證又疎又引某卦自泰來某卦自某來先生曰此王輔嗣謂之闕蔡曰王輔嗣說彖某却不是黃顯子錄

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只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荅呂祖儉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說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亦有難理會也

荅王遇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得好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推高之象窒慾有塞水

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已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貴乎其用力也萬人傑錄

鄭東卿說易象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有鳥抱子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内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之形革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盡欲牽合附會少間便疎脫令人學問且欲於正叚處理會却

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這箇便不是陳文蔚錄

鄭東卿少梅說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它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輔廣錄

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地平則

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 苔萬人傑録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行健 李季札録

問鄧絅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以理言之則為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如此說只管去自强不息上討 廖德明録

問天行健如何先生曰惟胡安定説得好因舉其説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餘未達先生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董銖錄

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使天有一頃之息則地必陷人必跌死惟其不息故局得地在中間黄顯子錄

徐㷂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説亦通㬊淵錄

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先生曰非是説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

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呂煇錄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沈僴錄

問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荅曰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烝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

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

好令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陳文蔚録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起底也自順㬅淵録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

如何先生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不同必欲求說則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銖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先生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地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

德載物 董銖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陳文蔚錄

先生言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已如見雷雲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熹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

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别曰文定公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 楊道夫録

又問屯需二象皆隂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

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潘時舉錄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看大意略如此彷彿不能端的若要觧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已是平地了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闕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先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順從於我故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裡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萬人傑錄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晏淵錄

問需九三象辭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先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董銖錄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去所以為訟夔淵錄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説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它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夔淵錄

食舊德從上吉也是自做不得若從隨人做方為得吉之道

問師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先生曰此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也

潘時舉録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

之道 燾淵錄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蓄它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洩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可見大畜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同上

又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殆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潘時舉録

志行也只是説進將去 㬭淵録

小畜密雲不雨上往也先生云以陰畜陽三陽上往而陰畜不住所以不雨如甑蒸飯漏氣則不成水無水淚下也至於上六既雨既處葢一陰在上而畜住陽也 呂燀録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它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 㬭淵録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觧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裁成之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爲而聖人能之所以賛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沈僩錄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

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同上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葉賀孫錄

問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若論

聖人裁成輔相之功當無時而不然何獨於泰卦言之先生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此方能致用若天地閉塞萬物不生時聖人亦無所施其巧

呂煇錄

問文如何經天緯地荅曰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横底或問文之大者莫如唐虞成周之文荅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文問文只是發見於外者為文荅曰處事有文理是處是文

甘節錄

問天地位萬物育是裁成輔相功用否曰是此就有位者言之

問裁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先生云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如何裁成輔相得

又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

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

又說邠老社倉宜避去事舉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廖德明錄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晏淵錄

問同人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

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先生云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地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伊川之說不可曉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有無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夒淵錄

蓋卿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

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先生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說了 龔蓋卿錄

問謙卦裒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一向低去先生云大抵人多見得在

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中也

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据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

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
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嘗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
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
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
之為道既福善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
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
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封事

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晏淵錄)

劉礪問謙上六云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葢以未盡信從故也礪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陳文蔚錄)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沈僩錄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夒淵錄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先王作樂無處不用如燕饗飲食之時無不用樂此特言其大者耳

又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潘時

舉録

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先生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董銖録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邪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沈僩録

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同先生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

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順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内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

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山下有火賁（離下艮上）內明外止雖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艮下離上）故其象不同如此僩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

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不留獄者謂因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沈僩錄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而不摇

猶所謂本固邦寧也同上

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在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先生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話說也不用說若不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熹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潘時舉錄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

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强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衮了豈不壞事 葉賀孫錄

伊川嘗說知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劈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

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知本來是藏仁禮義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知裡面如元亨利貞貞是知貞却藏元亨

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知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裡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到秋漸成漸藏到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葉賀孫錄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

般說話好簡當陳文蔚錄

問无妄未富之義曰此句難曉既不耕穫不菑畬自是未富雖是未富却利有攸往耳程傳凡解未字處多費辭吳必大錄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要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

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楊道夫錄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輔廣錄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陳文蔚錄

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熹嘗說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行直此是

不可咎也林夔孫錄

旻淵亞夫問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動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劉砥錄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個日頭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兩作葢只是這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猶云

水洊至習坎沈僩錄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又兩箇日不可也故曰明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卦水洊至非明兩爲作離也明字便作指字而言○劉砥錄

象下傳

問咸卦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以量莫是要着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

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熹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意

沈僩錄

咸艮皆以人心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楊道夫錄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逺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逺絶象之君子逺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逺者愈善也先生云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君子之事也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是否曰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

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沈僴録

或問大壯卦云云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以為自勝者為强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四說强哉矯以為證其義是如此否先生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已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於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呂煇録

君子用晦而明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内必明乃好

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先此氣自薫蒸上出是也

或問風自火出如燈焔上氣出如何荅曰固是此卦之大象指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薫炙也 余大雅錄

風自火出先生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内及外之意 呂燀錄

問睽卦大象君子以同而異先生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

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㬙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也先生曰無正應所以為㬙當㬙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董銖錄

問㬙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云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有二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己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得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有異黄有開錄

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云云 先生曰伊川將來牽合說㸃不曉看來人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成必是一件事㸃看來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

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是箇大約髣髴意思如此若着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 沈僩錄

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如易損卦懲忿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面八頭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 周明作錄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余大雅錄

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以操存省察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

己酉擬

上封事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

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窒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

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問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先生曰然

問通書乾損益動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沈僴録

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

意思 葉賀孫錄

先生言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説蒙與蠱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曾祖道錄

問益卦遷善改過先生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其些子遲緩又曰遷善字輕改過字重

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云云佛氏云云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問夬象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則無潰散某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答云未詳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裂奔突之憂故其取象如此沈僴録

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何

先生云見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强說便至鑿了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察其得於内者蓋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汪丈嘗云曾考

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則死矣學者之於學不可少懈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便昏近來學者纔相疎便都休了其弊蓋以此也吴必大録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萬人傑録

問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

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觧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沈僴錄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荅曰此一叚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

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 余大雅録

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已

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同上

致命猶言将這命送與他相似晏淵録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

水也或云嘗見野老說芋葉尾每早亦含水珠須日
出暵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為物所挨落則芋實焦
枯無味或生蟲此亦菖蒲潮水之類爾曰然問井字
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
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
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
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觧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
瓶凶之說不相合也 沈僩錄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晏淵錄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是桔槔之類荅云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同上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先生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來又問此與井之義何與先生云木上有

水便是那井水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井程子觧作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恐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出那水如水桶中盛兩斗水若將一木如斗樣大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若如汲水器之説則與後面羸其瓶之義不相合也後就問先生先生云不曾説木在下面漲得水來這箇話是别人説義理不是如此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

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

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先生云亦是

恁地

澤中有火革蓋言隂陽相勝復故聖人治厯明時林侍

郎言聖人於革著治厯者蓋厯必有差須時時改革

熹謂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後

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厯數微妙如

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濶則又先天未

子而子未午而午　舒高錄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林侍郎說因革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縁不曾推得那歷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澤中有火自與治歷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如此

因看太學士人荅歷差策言歷不可不常變通蓋天運常差故歷貴常變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蓋謂是也先生曰比因林栗侍郎平生好言歷而不得其

要一日忽悟曰我得之矣問之則曰讀易至革卦曰君子以治歴明時革者變革治歴者貴常變革而已自此論一出扇得後生輩靡然和之熹常問之林苔云當一年一造歴則不差熹不覺大笑 無名氏

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 革九五 及其語録中說似皆以為身所經歴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為化說若論人心本虚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 荅吕祖儉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大人虎變却說得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如崇德修慝辨惑亦是古語蓋是兩次人問了 呂燁錄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革卦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陳文蔚錄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

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同上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先生云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焉是也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

漸之象曰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恊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歸妹○晏淵錄

豐上六象云天際翔也是其屋高大至於天際却反以自障蔽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是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之自蔽障潤 晏淵錄

不知聖人恃地做一箇卦說旅則甚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

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疑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㬅淵錄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服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

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柰他何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則只是不能過防之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為絶句意義更不可曉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飛鳥遺之音也是高

處聲下來故小過

山上有雷小過聲在高處是小過之義又曰澤滅木大過是水都浸了這是在高處又飛鳥遺之音是自高處放聲下來雷亦在高處聲下來

小過象終不可長也文義未明此亦當闕沈僩錄

問叶韻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過字平聲九三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位不當也當字平聲終不可長便是叶已上也上字作平聲已已文也

便也是平聲疑自當字以下不然蓋十一唐中上字無平聲但終不可長字長字作音文則○皆叶矣皆在四十一漾韻

旣濟初九義无咎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音斗九三換平聲憊字通入備字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大來也來字音黎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為朞

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或云當作拯字

晦庵朱文公易説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六 經部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九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繇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之本也答吳仁傑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以繫辭傳為說卦蓋說卦

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
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
說卦也同上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
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
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
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
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

辭也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則覆卦之象有不可行者矣同上

昔者聖人作易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熹所以說易只是卜筮之書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其為精密是易之括例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叙傳並在後廖德明錄

又曰此等禮古人目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又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沈僩錄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同上

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

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同上

上下繫辭説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説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説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説又去那處説嘗説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那十五國風次序相似曼淵錄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説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

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没理會論語後十篇亦然孟子末後却䂓地好然而那般以追蠡樣説話也不可曉

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内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

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正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是亦門人弟子所勦入耳楊道夫錄

李德之問繫辭精義編得如何先生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話有一二句與繫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曾說此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龔蓋卿錄

問繫辭第一章第二節葢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先生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是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沈僩錄

問繫辭首章之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言造

化之實以明下句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乾坤定矣龜山之説觧得深了易中固有言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此只是説乾坤之卦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上句是説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説是亦是言天下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進者陰變而為陽退者陽變而為陰方變而未定故曰進退若已定則是剛柔也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為八卦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一說剛柔相推而為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通人物而言之雖植物亦有牡麻之類皆離陰陽二字不得

易知則有親夫易知底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

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易從則有功做事不煩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問可久可大只是說賢人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其中則是聖人也又問成位乎其中程張二說孰是曰此只是說聖人程子說不可曉 吴必大錄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𦕈淵錄）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

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周謨錄

繫辭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萬人傑錄

方以類聚方猶事也同上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先生云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

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劉砥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衮同說曰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

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陳文蔚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或

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先生曰不必如此分下章說得分明又問下章之變化者進退之象此是變則自漸而著化則自盛而衰否先生曰是變自陰而陽化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林學蒙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无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為形陰氣所為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

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為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荅云亦是荅董銖錄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先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

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兊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

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為承天以成物别无作為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无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葢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敎事處故易簡而天下理得則與天地叅矣又言變化者進

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

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先生曰是董銖録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答云摩是兩箇相摩盪是漸漸盪摩是兩箇摩做四箇四箇摩做八箇盪是八箇相盪做十六箇十六箇相盪做三十二箇三十二箇相盪做六十四箇比摩便濶了呂煇録

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

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圓旋推盪那六十四箇出來盪是摩轉底意思黄顯子錄

相盪只是相摩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圜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

謂盪軍是園轉去殺他摩轉它意思　晏淵録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桑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　李閎祖録

剛桑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

男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棙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晏淵錄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事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彖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

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

這般須錯看 陳淳錄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凝結成兩箇人後方生出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何有而今許多人那兩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虱子是自然爆出來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

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葉賀孫録

次夜味道問天下萬事不離陰陽荅曰泛觀天地近觀人情物理皆然如一剛一柔通書說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便是剛柔各生一剛一柔而四也又曰只是一陰一陽一陰上又生一陰一陽一陽上亦有一陰一

陽自此凡三四闕加之即成六十四卦萬事備足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且道男子身上豈不具陰陽若不具陰陽者便不成此身也 黄顯子錄

問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荅曰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荅呂祖儉

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

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又問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令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錢木之錄

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

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其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 甘節錄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先生曰此知是訓管字不當觧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龔蓋卿録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則

是健順之理易知易從不必皆主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金去偽録

問乾以易知與易弱易知之知字不同乾以易知知猶主也知知如知郡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如瓶施水無它艱阻故以易知大始也易則易知言人體乾之易故白直無艱阻而人易知之也荅云文義亦得之 荅董銖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得人剛

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得不費力 僩錄

乾以易知葢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凝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至健不能也 沈僩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問如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

久之又曰簡則有箇睹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無睹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須是說話足須是行履如虎嘯風洌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其所以為至健坤則行到面前遇著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為至順上同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荅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以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主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周謨錄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湯泳錄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簡字却易理會易字難理會看他是怎生便會易遂曰被他健了為他是自然恁地所以都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同

行不妨掉臂便是這樣說話又曰繫辭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

方伯謨問乾坤易簡曰易只是一箇要做便做簡只是箇恁地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為險自下升上為阻故乾無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　葉賀孫錄

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難險

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

問乾以易知為是他恁地健所以行得易而萬物生闕　他都不費氣力然而他恁地健又不是要恁地蓋是實理自然合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更不須安排人物便自是順從他曰是如此但順理而行便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便自是易呂燀錄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簡字易曉易字難說他了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以同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又問健不是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 呂燾錄

先生云順底便是簡底事所謂易便是健自是易 同上

先生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自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

義如何曰此一如說樂著太始太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因極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

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陳文蔚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問如何是易知先生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睹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睹當無如何只是行將去都無因依如口之欲語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須是說話足須是行履如虎嘯風洌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

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其所以爲至健坤則行到前面遇着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爲至順後又見先生云前日說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錯了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爲恒易知險坤亦然

問易則易知先此作樂易看今聞先生之論又却作容易說是如何曰未到樂易處礪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不得如破竹

又曰這便是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自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海却不費氣力又曰簡便順理而行却有商量 周標錄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生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周標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下只為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縁得有功也同上

黄子功問繫辭乾坤易簡之理繼之以久大賢人之德業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理會這箇得若恁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寛博吾不惴焉便

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彊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顔敢諌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先生㸃頭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嘗云一部論語只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看先生㸃然陳文蔚錄

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說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闕之

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

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哉萬人傑錄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荅賢書說箇易字他却說闕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闕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義理而不為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曾祖道錄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也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動陰則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而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工夫齊着用乃得也周僩錄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

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晏淵錄

問本義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所值以斷吉凶也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在卦爻之中變化無窮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

先生云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是一爻不變或都全不變則又以不變者為主則不變者又反為變也呂燀錄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觧得自有功恐聖人本意未必不是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恐非先儒所及曰也且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楊道夫録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為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切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鄙

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先生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曰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必竟是向那凶路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有不生於極治 林學蒙錄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

繫辭一字也不胡亂下只人不子細看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中間兩句悔是自凶而向乎吉吝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是自剛而

趨乎柔又如乾知險坤知阻何故乾言險坤言阻近因登山曉得自上而下來方見險處故以乾言自下而上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皆互換往來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乎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周謨録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先生易解云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心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這便是吝吝便是凶之漸矣又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夫吉凶者失得之象

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沈僩錄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者自凶而趨於吉吝者自吉而趨於凶 林夔孫錄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凡物各有四處之如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吉凶善惡之著悔吝善惡之微剛柔爲之著變化爲之微凡皆如此則成四 黄顯子録

過便悔不及便吝 吳必大録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甘節録

悔陽而吝陰 黄顯子録

剛過當爲悔柔過當爲吝 甘節録

問悔吝是二義否曰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至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有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蔭惡庇護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 吳必大錄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

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問此兩句疑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問頃見先生說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亦此意否曰然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為陽收回者為陰

入息如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 沈僩錄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若一向密去又不是易底意思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

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又曰也有恁地相似處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便是悔惡向善意如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非如迷復字意吝是未至於惡只管吝漸漸入惡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

退到極處天下物事皆只有此兩箇問人只要全得未極以前底否曰若以善惡配言則聖人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氷至處若以陰陽言則他自是陰了又陽陽了又陰也只得順他易裏才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與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

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了漢至宣帝以後便一向衰去直至光武又只得一二世便一向扶不起了國統屢絕劉曰光武便如康節所謂秋之春時節曰是　葉賀孫録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化無痕迹而變有頭面逐漸消縮以至於無者化也陽化為剛陰化為柔暖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者變也陰變為陽

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極而回故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可作如此看否荅云亦得之荅董銖

問變化二字之義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

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曰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之陰是漸漸消歷將去

陽化而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横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曰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又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曰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占決吳必大錄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

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

先生曰然林學履錄

居則玩其占有不待占而自顯者鄭可學錄

爻者言乎變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叉看來只是交變之

義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先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它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董銖錄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有分辯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故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說與本義異○萬人傑錄

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辯之義泰卦為大否卦為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遇好卦便説得平易如泰謙之類是也凶卦便説得艱險如睽困之類是也吳必大錄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初萌動可向吉凶之微處以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呂煇錄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

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悔吝在吉凶之間悔是自凶而趨吉吝是自吉而之凶悔吝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周謨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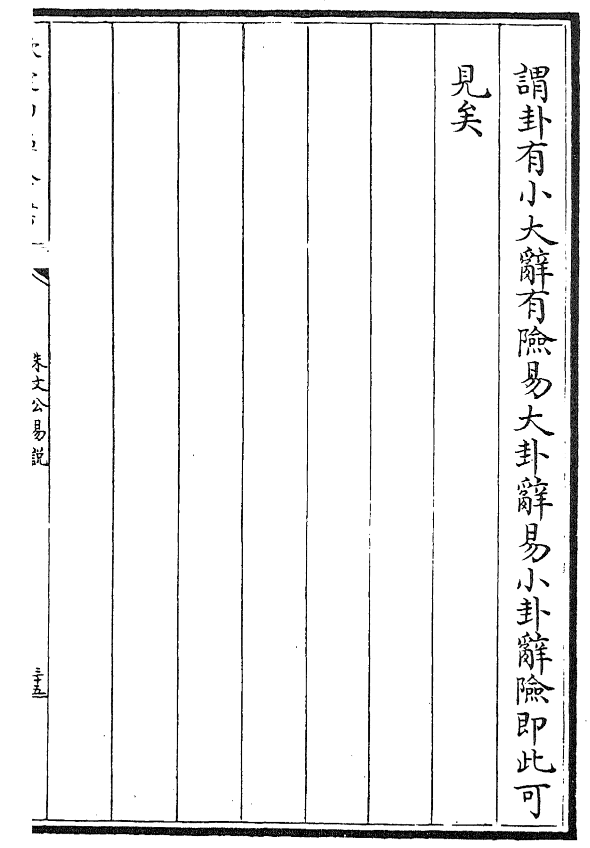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爻辭如休復吉底自是平易困於葛藟自是險先生曰大約也是如此吉凶悔吝是對那剛柔變化説剛極便柔柔極便剛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凶是冬悔是春吉是

夏吝是秋秋又是冬去或問此配陰陽當如此於人事上如何先生曰事未嘗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若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是凶之道矣呂煇錄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觀其爻之所問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

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他處不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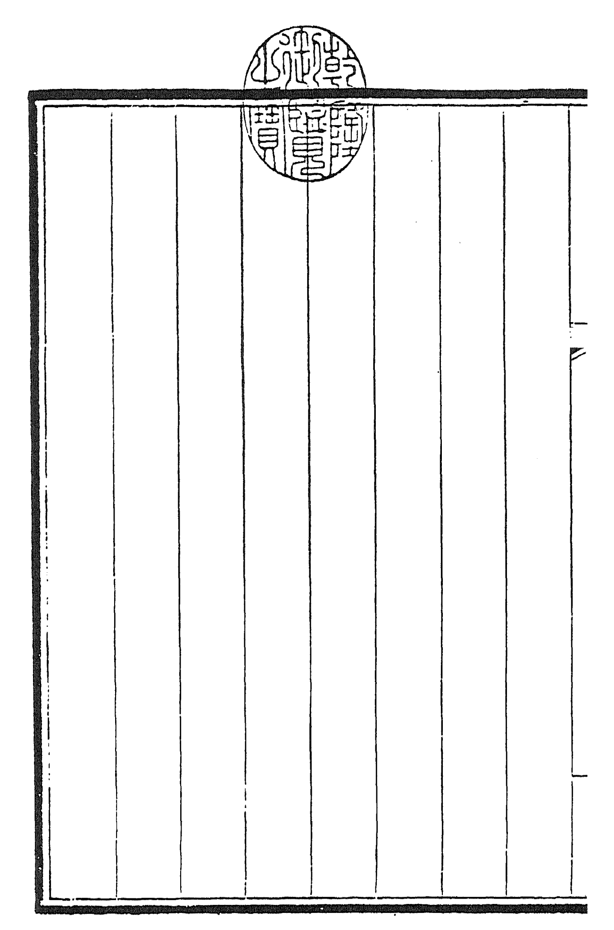
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也不知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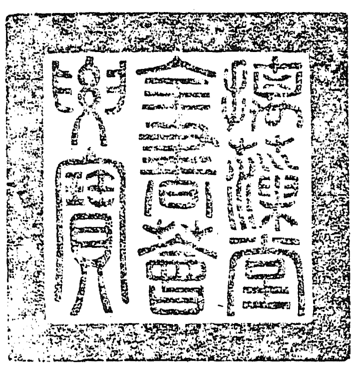


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矣

晦庵朱文公易説卷九

謹案卷八第三十六頁後一行却能上来給人之
食刋本給訛汲今改
卷九第十一頁前四行剛柔相摩刋本摩訛磨
下同今並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易知易從刋本知訛之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五行看来只是好底卦便是大刋
本便訛係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